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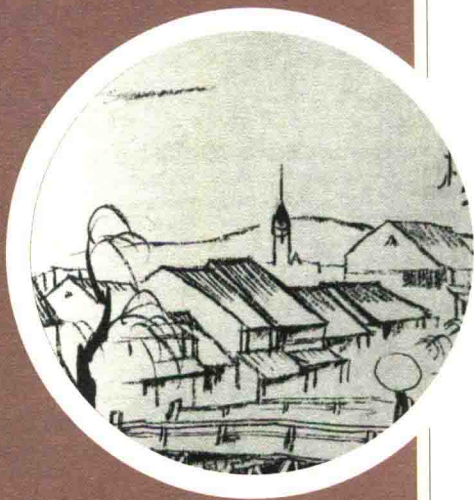
从弃家到被弃，从异乡到异国，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

听萧红以自叙性散文讲述黄金时代跌宕人生里的传奇

一本书读懂民国文学青年的窘迫、奔突、奋斗与追求



萧红散文集



# 白面孔

萧红 著



 译林出版社

萧红著

# 白面孔

——  
萧红散文集



译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面孔:萧红散文集 / 萧红著. 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 2015.10

(萧红文集)

ISBN 978-7-5447-5777-5

I. ①白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21467号

- 书 名 白面孔——萧红散文集  
作 者 萧 红  
责任编辑 陆元昶  
特约编辑 孔彩虹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  
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11  
字 数 210千字  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777-5  
定 价 32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“快快长吧！长大就好了。”

二十岁那年，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。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。

“长大”是“长大”了，而没有“好”。

可是从祖父那里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，还有温暖和爱。

所以我就向这“温暖”和“爱”的方面，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。

# 目 录

- 小黑狗 / 1  
广告副手 / 6  
烦扰的一日 / 18  
破落之街 / 23  
夏 夜 / 27  
蹲在洋车上 / 30  
镀金的学说 / 36  
小 六 / 43  
过 夜 / 48  
欧罗巴旅馆 / 54  
雪 天 / 58  
他去追求职业 / 61  
家庭教师 / 64

提篮者 / 70  
饿 / 73  
搬家 / 78  
最末的一块木料 / 82  
黑列巴和白盐 / 85  
度日 / 87  
飞雪 / 89  
他的上唇挂霜了 / 93  
当铺 / 97  
借 / 100  
买皮帽 / 103  
广告员的梦想 / 106  
新识 / 112  
“牵牛房” / 115  
十元钞票 / 118  
同命运的小鱼 / 122  
几个欢快的日子 / 127  
女教师 / 132  
春意挂上了树梢 / 135  
公园 / 138  
夏夜 / 141  
小偷、车夫和老头 / 145  
家庭教师是强盗 / 148  
册子 / 150

- 剧 团 / 155
- 白面孔 / 159
- 又是冬天 / 162
- 门前的黑影 / 166
- 决 意 / 169
- 一个南方的姑娘 / 171
- 又是春天 / 174
- 患 病 / 176
- 十三天 / 180
- 拍卖家具 / 183
- 最后的一星期 / 185
- 三个无聊人 / 189
- 祖父死了的时候 / 193
- 初 冬 / 197
- 索非亚的愁苦 / 201
- 访 问 / 208
- 孤独的生活 / 215
- 女子装饰的心理 / 219
-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/ 222
- 感情的碎片 / 224
- 天空的点缀 / 226
- 失眠之夜 / 229
- 鲁迅先生记 (一) / 233
- 鲁迅先生记 (二) / 236

- 逝者已矣！ / 241  
火线外（二章） / 244  
一条铁路底完成 / 249  
记鹿地夫妇 / 256  
无 题 / 266  
寄东北流亡者 / 270  
牙粉医病法 / 273  
滑 竿 / 277  
林小二 / 282  
长安寺 / 286  
放火者 / 290  
茶食店 / 295  
回忆鲁迅先生 / 298  
骨架与灵魂 / 336  
“九一八”致弟弟书 / 337



## 小黑狗

像从前一样，大狗是睡在门前的木台上。望着这两只狗我沉默着。我自己知道又是想起我的小黑狗来了。

前两个月的一天早晨，我去倒脏水。在房后的角落处，房东的使女小钰蹲在那里。她的黄头发毛蓬着，我记得清清的，她的衣扣还开着。我看见的是她的背面，所以我不能预测这是发生了什么！

我斟酌着我的声音，还不等我向她问，她的手已在颤抖，唔！她颤抖的小手上有个小狗在闭着眼睛，我问：

“那里来的？”

“你来看吧！”

她说，我只看她毛蓬的头发摇了一下，手上又是一个小狗在闭着眼睛。

不仅一个两个，不能分清是几个，简直是一小堆。我也和孩子一样，和小钰一样欢喜着跑进屋去，在床边拉他的手：



“平森……啊，……喔喔……”

我的鞋底在地板上响，但我没说出一个字来，我的嘴废物似的啊喔着。他的眼睛瞪住，和我一样，我是为了欢喜，他是为了惊愕。最后我告诉了他，是房东的大狗生了小狗。

过了四天，别的一只母狗也生了小狗。

以后小狗都睁开眼睛了。我们天天玩着它们，又给小狗搬了个家，把它们都装进木箱里。

争吵就是这天发生的：小钰看见老狗把小狗吃掉一只，怕是那只老狗把它的小狗完全吃掉，所以不同意小狗和那个老狗同居，大家就抢夺着把余下的三个小狗也给装进木箱去，算是那只白花狗生的。

那个毛褪得稀疏、骨格突露、瘦得龙样似的老狗，追上来。白花狗仗着年轻不惧敌，哼吐着开仗的声音。平时这两条狗从不咬架，就连咬人也不会。现在凶恶极了，就像两条小熊在咬架一样。房东的男儿、女儿、听差、使女，又加我们两个，此时都没有用了。不能使两个狗分开。两个狗满院疯狂的拖跑。人也疯狂着。在人们吵闹的声音里，老狗的乳头脱掉一个，含在白花狗的嘴里。

人们算是把狗打开了。老狗再追去时，白花狗已经把乳头吐到地上，跳进木箱看护它的一群小狗去了。

脱掉乳头的老狗，血流着，痛得满院转走。木箱里它的三个小狗却拥挤着不是自己的妈妈，在安然的吃奶。

有一天，把个小狗抱进屋来放在桌上，它害怕，不能迈步，全身有些颤，我笑着像是得意，说：

“平森，看小狗啊！”



他却相反，说道：

“哼！现在觉得小狗好玩，长大要饿死的时候，就无人管了。”

这话间接的可以了解。我笑着的脸被这话毁坏了，用我寞寞的手，把小狗送了出去。我心里有些不愿意，不愿意小狗将来饿死。可是我却没有什么，面向后窗，我看望后窗外的空地；这块空地没有阳光照过，四面立着的是有产阶级的高楼，几乎是和阳光绝了缘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小狗是腐了，烂了，挤在木板下，左近有苍蝇飞着。我的心情完全神经质下去，好像躺在木板下的小狗就是我自己，像听着苍蝇在自己已死的尸体上寻食一样。

平森走过来，我怕又要证实他方才的话。我假装无事，可是他已经看见那个小狗了。我怕他又要象征着说什么，可是他已经说了：

“一个小狗死在这没有阳光的地方，你觉得可怜么？年老的叫化子不能寻食，死在阴沟里，或是黑暗的道路上；女人，孩子，就是年轻人失了业的时候也是一样。”

我愿意哭出来，但我不能因为人都说女人一哭就算了，我不愿意了事。可是慢慢的我终于哭了！他说：“悄悄，你要哭么？这是平常的事，冻死，饿死，黑暗死，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，把持住自己。渡我们的桥梁吧，小孩子！”

我怕着羞，把眼泪拭干了，但，终日我是心情寞寞。

过了些日子，十二个小狗之中又少了两个。但是剩下的这些更可爱了。会摇尾巴，会学着大狗叫，跑起来在院子里就是一小群。有时门口来了生人，它们也跟着大狗跑去，并不咬，只是摇着尾巴，就像和生人要好似的，这或是小狗还不晓得它们的责任，还不晓



得保护主人的财产。

天井中纳凉的软椅上，房东太太吸着烟。她开始说家常话了。结果又说到了小狗：

“这一大群什么用也没有，一个好看的也没有，过几天把它们远远的送到马路上去。秋天又要有一群，厌死人了！”

坐在软椅旁边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更馆。眼花着，有主意的嘴结结巴巴的说：

“明明……天，用麻……袋背送到大江去……”

小钰是个小孩子，她说：

“不用送大江，慢慢都会送出去。”

小狗满院跑跳。我最愿意看的是它们睡觉，多是一个压着一个脖子睡，小圆肚一个个的相挤着。是凡来了熟人的时候都是往外介绍，生得好看一点的抱走了几个。

其中有一个耳朵最大，肚子最圆的小黑狗，算是我的了。我们的朋友用小提篮带回去两个，剩下的只有一个小黑狗和一个小黄狗。老狗对它两个非常珍惜起来，争着给小狗去舐绒毛。这时候小狗在院子里已经不成群了。

我从街上回来，打开窗子。我读一本小说。那个小黄狗挠着窗纱，和我玩笑似的竖起身子来，挠了又挠。

我想：

“怎么几天没有见到小黑狗呢？”

我喊来了小钰。别的同院住的人都出来了，找遍全院，不见我的小黑狗。马路上也没有可爱的小黑狗，再也看不见它的大耳朵了！它忽然失了踪！



又过三天，小黄狗也被人拿走。

没有妈妈的小钰向我说：

“大狗一听隔院的小狗叫，它就想起它的孩子。可是满院急寻，上楼顶去张望。最终一个都不见，它哽哽的叫呢！”

十三个小狗一个不见了！和两个月以前一样，大狗是孤独的睡在木台上。

平森的小脚，鸽子形的小脚，栖在床单上，他是睡了。我在写，我在想，玻璃窗上的三个苍蝇在飞……

1933.8.1

(刊于1933年8月13日长春《大同报·夜哨》第1期，署名悄吟)

## 广告副手

地板上细碎的木屑、油罐、颜料罐子，不流通的空气中的气味，刺人鼻孔，散散乱乱的混杂着。

木匠穿着短袖的衬衫，摇着耳朵，胳膊上年老的筋肉，忙碌的突起，又忙碌的落下；头上流下的汗水直浸入他白色的胡子根端去。

另一个在大广告牌上涂抹着红颜料的青年，确定的不希望回答，拉起读小说的声音说：

“这就是大工厂啊！”

屋子的右半部不知是架什么机器哒哒的响。什么声音都给机器切断了。芹的叹息声听不见，老木匠咳嗽声也听不见，只是抖着他那年老快不中用的胳膊。

芹在大牌上涂了一块白色，现在她该用红色了。走到颜料罐



子的堆里去寻，肩上披着两条发辫。

“这就是大工厂啊！”

“这就是大工厂啊！”

芹追紧这个反复的声音，望着那个青年正在涂抹的一片红色，她的骨肉被割得切痛，这片红色捉人心魂的在闪着震撼的光。

“努力抹着自己的血吧！”

她说的话别人没有听见，这却不是被机器切断的，只是她没说出口来。

站在墙壁一般宽大的广告牌前，消遣似的她细数着老木匠喘着呼吸的次数。但别一方面她却非消遣，实际的需要的想下去：

“我决不能涂抹自己的血！…每月二十元。

“我决不能涂抹自己的血，我不忍心呀！……二十元。

“米袋子空了！蓓力每月的五元稿费，现在是提前取出来用掉了！”

“可是怎么办？二十元……二十元……二十元……”

她爽快的拉条短凳坐着。脑壳里的二十元，就像一架压榨机一样，一发动起来，不管自己的血，人家的血，就一起的从她的笔尖滴落到大牌子上面。

那个青年蹲着在大牌子上画。老木匠面向窗口，运着他的老而快不中用的胳膊。三个昏黄的影子在墙上、在牌子上慌忙的摇晃。

外面广茫的夜在展开着。前楼提琴响着，钢琴也响着。女人的笑声，经过老木匠面向的窗口，声音就终止在这暗淡的灯光里了。木匠带着胡子，流着他快不中用的汗水。那个披着发辫的女



人登上木凳在涂着血色。那个青年蹲在地板上也在涂着血色。琴声就像破锣似的，在他们听来，不尊贵，没有用。

“这就是大工厂啊！他妈妈的！”

这反复的话，隔一段时间又要反复一遍。好像一盘打字机似的，从那个青年的嘴里一字一字的跳出。

芹摇晃着影子，蓓力在她的心里走……

“他这回不会生气的吧？我是为着职业。”

“他一定会晓得我的。”

门扇打开，走进一个鼻子上架着眼镜，手里牵着文明杖，并且上唇生着黑鼻涕似的小胡。他进来了。另一个用手帕掩着嘴的女人，也走来了。旗袍的花边闪动了一下，站在门限。

“唔，我可受不了这种气味，快走吧！”

男人正在鉴赏着大牌子上颜色。他看着大牌子方才被芹弄脏了的红条痕。他的眼眉在眼镜上面皱着，他说：

“这种红色不太明显，不太好看。”

穿旗袍的女人早已挽起他的胳膊，不许再停留一刻。

“医生不是说过吗？你头痛都是常到广告室看广告被油气熏的。以后用不着来看，总之，画不好凭钱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到吗？画广告的不是和街上的乞丐一样多吗？”

门扇没给关上，开着，他们走了。他们渐去渐远的话声，渺茫的可以听到：

“……女人为什么要做这种行道？真是过于拙笨了，过于想不开了……”

那个青年摇着肩头把门关好，又摇动着肩头在说：“叫你鉴





赏着我们的血吧！就快要渲染到你们的身上了……”

他说着，并且用手拍打自己的膝盖。

芹气得喘不上气来，在木凳上痴呆茫然的立着，手里红颜色的笔溜到地板上，颜料罐子倒倾着；在将画就的大牌子上，在她的棉袍上，爬着长条的红痕。

青年摇起昏黄的影子向着芹的方面：

“这可怎么办？四张大牌子明天就一起要。现在这张又弄上红色，方才进来的人就是这家影院的经理，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姨太太。”

芹的影子就像钉在大牌子上似的，一动不动。她在失神的想啊：这就是工厂啊！方才走进来的那个长小胡的男人不也和工厂主一样吧？别人，在黑暗里涂抹的血，他们却拿到光明的地方去鉴赏，玩味！

外面广茫的夜在流。前楼又是笑声、拍掌声，带着刺般传来，突刺着芹的心。

广告室里机器响着，老木匠流着汗。

老木匠的汗为谁流呢？

## 二

房门大开着，碗和筷子散散乱乱的摊在炉台上，屋子充满黄昏的颜色。

蓓力到报馆送稿子回来，一看着门扇，他脸就带上了惊疑的色彩，心不平静的在跳：